

浅野三郎

哈 华

海文苑出版社

浅 野 三 郎

哈 华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张 恢

浅 野 三 郎

哈 华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.25 字数 212,000

1959年4月新1版 1981年2月第8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7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0688 定价：0.75元

前 言

一九五〇年，《浅野三郎》初版的时候，我曾写过《前言》，说明本书的主题和成书的经过；一九五三年第三版的时候，我写过《三版题记》，回答读者提出的一些问题。现在已经第五版了，除了简单综合过去说过的话，似乎还有许多新的话要说，也一并写在《前言》里。另外，我愿借此机会对于关心本书的读者和朋友以及日文译者，给我的鼓励和批评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本书在一九五一年由日本朋友森岛黎吉译为日文出版。译者在后记中说，这本书“是从世界的观点抓住日本军国主义。我相信爱好和平的日本人，不禁会有所同感。”另外一些日本朋友在介绍本书时又说：“八年的中日战争中，你的父亲、儿子、兄弟、哥哥，回归故国没有？他们在长官虐待下死了没有？本书是暴露战争罪犯真象，教育我们怎样求得和平！”

这本小说，也可以说是一本政论性的抒情散文，它用真实的材料正面来描写八年抗日战争中，日本军队的黑暗统治，“武士道精神”的欺骗，日本士兵的觉醒，以及“日人在

华反战同盟”的活动。有些好心的口头批评家，似是而非的议论纷纷，他们认为正面去写不熟悉的日本法西斯军队，自然写得不真实了。我怎样写成此书，也作一点说明。我写这部作品始于一九四四年，当时在延安，曾得到“日人在华反战同盟”的日本朋友和朝鲜义勇队同志的帮助，而敌后斗争场景的描写，主要靠自己亲身经历和观察。创作方法各有各的不同，一般说来用亲身体验的材料来写更好，可是也并非绝对的。写强盗不一定做偷儿，写妓女不一定卖淫。我写成此书前后持续了八年之久，先是写些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，在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和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发表，后来把它写成小说，重写了五六遍，在此过程中，我多方面研究了日本军队，以及他们家族生活所受到的苦难和日本民间的生活习俗，改之再三，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忠实于客观实际状况。不仅使国内读者感到它是真实的，更考虑到日本朋友看了，也觉得可信。因为他们最熟悉自己的法西斯军队，是不允许远离现实去描写的。我们应该探索日本法西斯军队的封建性、武士道精神和野蛮主义，他们驱使千百万人民去卖命，发动了“大东亚战争”，把中国人民淹死在血泊中。但我们应把日本法西斯战争机构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，这是我应该力求做到的一点。

这本小说表现的主题：日本法西斯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，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。日本好战的军阀，驱使千百万士兵在中国战场作战八年之久，主要是在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残酷的犬牙交错的战争。我国人

民的死伤，财产的毁灭，战争给我国带来遍地的血污。我们坚信民族解放的战争必胜，我们终于胜利了。日本法西斯发动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，必遭正义之剑的惩处，道义的灭亡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悲惨的结局：流血、死亡和痛苦。最后导致不得不投降，战败国的屈辱地位，民穷财尽，家家奉着战死者的灵位，城乡一片战后的凄凉景象。特别是日本士兵，在日本军国主义毒害下，不仅自己被充当炮灰，他们的家属也蒙受深重的灾难。有的士兵觉醒了，认为战争并不是如军部所宣传的“战争旅行”，是轻松而又愉快的事情，于是有的毅然投奔八路军、新四军中“日人在华反战同盟”，举起了反战的旗帜。日本投降后，幸存的人被遣送回去，目击日本本土在战后的凄凉情景，更明白八年战争是对家族的毁灭与生命的挑战。那些法西斯战犯们，不是高高挂在绞架上，就是剖腹自杀在皇宫的宫墙外面。这可怕的战争阴影，在日本人民心灵中留下了永恒的痛苦的记忆。

八年抗日战争中，中国共产党人和八路军、新四军，以国际主义的精神（也就是本书日译者所说的“是从世界的观点”），来对待日本人民与觉醒的士兵。我们对待日本战俘，没有侮辱和损害他们，对于战争中受苦的日本士兵，都帮助他们觉醒，共同站在“日人在华反战同盟”方面来。许多觉醒的士兵，为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贡献出自己的忠心和力量，他们有的已在战争中牺牲了。这里，我们对战死者深深的悼念。

我们还应感谢在战时来到我国的日本朋友，他们对八路军中“日人在华反战同盟”的指导，以伟大国际主义精神，在祖国各地唤起更多日本士兵的觉醒。他们与中国人民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，高举反战的旗帜，为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共同奋斗。

我们更应感谢朝鲜同志，他们同样以国际主义精神和我们共同经历了八年残酷的抗日战争，对敌军工作给予我们许多帮助。特别是本书的写成，有些是日本朋友供给我的书面材料，都由朝鲜同志为我逐字逐句的翻译，我在这里致以深深的谢意。

我坚信中日两国人民更紧密团结的友情，和保卫和平的力量溶合在一起，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。

《浅野三郎》出版后，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。历史证明，中日两国人民不只在交战状态中能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，今天我们更是密切团结在一起，为争取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，作出巨大的贡献。往日与我们朝夕相处的“日人在华反战同盟”的成员，现在大都头发斑白或鬓发皓然了。我趁《浅野三郎》再版的机会，向大海彼岸的日本战友致以亲切的问候！

最后，我还想饶舌几句话，在“四人帮”横行时期，我这本小说被诬陷为“汉奸文学”。有人声色俱厉的问我：“抗日战争中，奸淫、烧杀、抢掠是谁干的？”他们一下就把问题拎到吓人的高度。今天我用三版题记中的话来回答：“当日本鬼子的子弹伤痕还在我身上的时候，要去写一本日本士兵

反战的书，是要压抑自己感情的，自然不会去包庇他们在中国的暴行。本书不是日军暴行录的书，而是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宣传国际主义的书。”我在本书中写到“日人在华反战同盟”支部成立的时候，山西八路军首长寄来一封勉励他们的信中（这封信，实际上是刘伯承元帅写的一篇文章），对什么叫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，已说得够明白了。在历史上，交战双方的战士，组织起来共同反对侵略战争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，德国和俄国的士兵在 frontline 联欢，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。在朝鲜战场上，也曾发生过美国士兵和中国士兵越过战线联欢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，甚至在战俘营里的军官和士兵组织了“保卫和平委员会”。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，不是那个民族包打天下的霸业，而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事业。

为了进一步说明当时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断的扩大，在这一版中我作了一些修改，增加了日本青年反法西斯活动和朝鲜青年、台湾青年在日本的革命活动，使本书更具有国际主义精神，更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。不过，因主题的限制，只是侧面的描述一下而已。

关于本书的形式，我原拟采用民族形式和全部民间语言，但试了试，结果很失望。有许多是日本朋友提供日文材料直译过来的，为了真实性，难于用民间语言去修改它。同时，用更多的民间语言去叙写日本人的内心活动和人物活动，或给日本人的对话使用许多中国思想感情的民间语言，

我觉得情调不对而且滑稽，因此决定采取另一种形式，才成了今天这样有点象翻译的外国小说。

哈 华

一九八〇年一月六日志于上海

1

在河北平原起伏的沙丘地带，当春暖的时候，林间薄薄的一层积雪，渐渐融化了。这一带居民靠它为生的千万棵桃树和杏树，已充满活力，花开满枝了。花朵在阳光照射下，闪烁着洁白的淡红的玫瑰色的各样光彩，散着清淡的沁人肺腑的芬芳，和着丛林被阳光蒸发出来的潮湿的气息，四处吹散开来。

早晨，蜜蜂儿就嗡嗡的飞动了，好象只有它们感到春天带来了万物生长的喜悦。按照往年沙丘地带居民的习惯，早在这林间开始剪枝，栽培他们的桃树和杏树了，可是现在这林间却充满了恐怖、阴森和郁悒。日本鬼子在“确保华北，巩固华中”，“治安肃正”等口号下，正对河北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的“扫荡”。居民早牵着牛，扶老携幼，逃到离此四十里外的村庄，或躲进林间隐蔽的地洞中去了。

当日本鬼子带着巨大的战争灾害，扑向这沙丘地带，进行“清剿”的时候，林间隐蔽的村落被烧起通天的大火来，桃树和杏树被一棵棵的砍倒。日军要毁灭这秀美的丛林，把它变成光秃秃的丘陵，以免八路军和游击队凭借这林间和

他们作战。在这丛林的边沿，横七竖八的躺着被砍倒的桃树和杏树，花朵被阳光晒得枯萎了，失去了光泽。还躺着个别未能逃出敌手的老百姓的尸体，他们紧咬着牙关，半睁或微睁着眼，好象在期待着人们为他们报仇。……林间到处是血迹与激起的仇恨。

八路军和民兵在这方圆约二十里的丛林中，对敌人进行反扫荡。为了保护这千万棵桃树和杏树，给居民留下生活的依靠，激战已经进行一个月了。

这时，正是一场激战之后。三面围攻的敌人被击退了，一面敌人被围歼中。只有单调的“隆隆……”的炮声在响着，偶然间以稀落的枪声。

在中心区郁密的丛林里，隐藏着一个小王庄，驻着前线指挥部。头发已经斑白的军区参谋长，已觉得这场恶战应该结束了。他和敌军工作部敌军科长王凌以及几个参谋人员，从一个农家的屋子里走出来，打算到作战的村庄，去处理战后的事情。王凌从桃树上解下缴获的高大日本军马的缰绳，紧好马的肚带。这时，忽然几个通讯骑兵，飞驰的从几棵桃树后面出现了。他们飞速的从马上跳下来，马已全身汗透，嘴里流着白沫。骑兵们还没喘过气来，就立正敬礼，喊道：

“报告！旅政委要我报告参谋长：西面战斗结束了，歼灭了敌伪军一千人，还抓住十多个日本俘虏。旅长请示任务。”

“通讯员！快通知民兵指挥部，告诉藏在地洞里的和逃在外村的老百姓，我们完全打胜了，回家安生过日子吧！”参

谋长感到胜利的喜悦，微笑的对一个通讯员说。

“有！”通讯员立了个正，跳上马飞驰而去。

“王凌同志！你快去处理日本俘虏。”参谋长对正在紧马肚带的王凌喊。

“好的！”王凌远远的敬个礼，迅速的踩着镫，翻身上马。他心中同样充满着胜利的喜悦，微笑总挂在嘴角上。

王凌穿过无数的桃树和杏树，为了免得路旁招展的树枝打着他的脸，他身子卧倒在马背上，用脚踢着马飞驰着。一个穿土花布衣服的小姑娘，掀去地洞口盖的土，跳了出来，直向他奔来，涨红着脸喊：

“八路军同志！咱们完全打胜了吗？鬼子都走了吗？”

“全打胜哩！快告诉藏在地洞里的人，都回家吧！”王凌拉住马缰，急驰的马还不肯停，跳跃着打着转。

“哎呀！咱们真的打胜仗了吗？”小姑娘拍着手儿，欢天喜地在他面前跳着。她见马不肯停，就一下抓住了笼头，一对明亮的黑黑的大眼睛望着王凌，乐不可支的笑着。

“怎么不真呢？我正要去处理日本俘虏呢！放了笼头，我要走了。”王凌立刻被人民在胜利后的喜悦之情所激动，也非常兴奋。

“日本人烧了咱们的庄子，又砍倒了咱们的桃树和杏树，你得好好治他们几下，用刀子把他们刮了才解这口怨气，叫他们也知道我们根据地的老百姓和八路军的厉害才好哩！”姑娘抿着嘴儿笑了。

“那行！放手，我要走了。”

姑娘一松手，王凌又飞驰的去了。他又回头望了姑娘几眼，看见她正把手当喇叭筒，大声喊：

“咱们军队打胜啦！大家出来吧！再不要钻洞啦！”

于是老人、儿童、妇女都从洞里钻了出来，个个心中说不出的欢喜。老人们咂着嘴儿，娃娃们疯了似的乱跳乱蹦。王凌想：“这些日本俘虏要交给人民处理，真要千刀万剐哩！你这小姑娘想得真妙，要我用刀子把他们剐了，你还不知道我们对敌军有宽大政策呢。唉！人民的感情很单纯，她这想法，是敌人残酷的对他们杀害，烧了他们的房，砍了他们的树引起的。这仇恨深似海呵！”王凌开始笑这姑娘的天真，不觉自己嘴上挂着笑意。当他想到敌人的残暴，这时他的马已跑出丛林的边沿，又看见烧毁的房屋和家什，以及砍去的桃树，露出光秃秃的很难看的沙丘，他心境又为人民所受的灾难而悲苦的咬着嘴唇了。

“哈，王科长！你来了。我们团里抓住三个日本小兵，交给你吧！我们团里又没人能和他咕噜几句日本话，你来得正好。这三个都是‘顽固分子’呢！有一个举起枪喊投降，战士跑过去，狗东西躺下就给他一枪，把他的帽子都打飞了。……”李团长是一个短小精悍的爱开玩笑的人，当王凌走进庄头，急忙对他说。

“‘小钢炮’！战士打死了他吗？”王凌叫着李团长的外号，忙瞪大眼睛，打断他的话。

“去你的！别开玩笑，什么‘小钢炮’‘小钢炮’的。战士们听见不象话。”李团长笑着骂了起来。

这时，许多战士正坐在工事上休息，早听见了，嘻嘻哈哈的笑起来。

“战士打死了他吗？”王凌又正经的问。

“打死了！他要打死战士，战士不打死他吗？你这傻瓜蛋，还用问吗？”李团长神秘的笑了。

“还有两个呢！”

“刘指导员！你带他到庄里去，把俘虏交给他。”李团长说。

王凌和刘指导员走进被敌人焚烧的村庄，街心正簇拥着一群村民，围着三个日本俘虏，愤激的情绪，沸腾在人群里。

“不是打死了一个吗？怎么还有三个俘虏呢？”王凌问。

“他开你的玩笑，那个日本人一枪没有打着战士，他就冲过去，捉住那个日本人。他们两个摔跤，日本人差点把他喉咙卡住，卡死他了。后来又一个战士跑来，才把日本人捉住了。”刘指导员说。

王凌挤进人群，看着大家正乱哄哄的喊叫和乱骂。

“我非揍他一顿不可！要知道，现在你是被咱八路军俘虏，不是你‘扫荡’的时候了。你‘皇军’的威风还抖个啥劲呢！”四个年轻的农民，挥起了拳头冲过去。

“对，揍！”

“揍他，揍他狗娘养的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人群里不断的喊着。父老们都瞪着眼睛，愤怒的默默

不语，却表情一致，支持这些年轻的孩子去打三个俘虏。

一个八路军战士，拦住冲来的小伙子们，给他们解释：

“他们是刚俘虏来的，我们应该争取他们。”

“你看，”一个老农民气得胡子都哆嗦了，指着毁了的房子和砍去桃树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沙丘说，“他们把我们糟蹋到什么样子哩！……”老农民说不下去，卷起衣袖拭眼泪。

王凌感到胸中悲愤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抓住老伯伯的手。

“你是在八路军里做啥营生^①的？”一个年轻媳妇问。

“这是我们的敌军科长！”刘指导员故意笑了说。

“好，你是来管这些坏家伙的。你说，他们烧了我们的房，砍光了咱们的桃树和杏树，咋办！我们今后靠什么吃饭，去喝西北风么？住地洞么？我们这一带的人，就是靠这些果树过日子。它是我们的命根子，衣食饭碗，都让日本人给毁了。……”年轻媳妇理直气壮，脸都发青了的说。

“这些事，也不全是他们几个人干的。”王凌想说些宽大政策的大道理，但觉得这场合人民怎会听得进呢？半天才说一句，“我来慢慢的教育他们。……”

“这些孬种，杀了根据地的人，烧了我们的房子，做了俘虏，还要胡来，还教育个毬！咱们缴出的公粮，可不能给他们白吃呢！”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把眼一翻说。

“八路同志！把他们推到村边上毙了呀！”一个年轻的有两条辫子的女民兵，背着一枝小马枪，跑过来对王凌说。

^① “营生”，干什么事情的意思。

“你们民兵队长没给你们讲过优待俘虏的政策吗？”王凌淡淡的笑了笑问，想故意开她的玩笑，把紧张的气氛弄得轻松一点，转移这愤怒的情绪，好把俘虏带走。

“讲过的，不用你教训咱哩！你不知道这些家伙刚才对一个年轻的妇女……”女民兵不好意思说下去，脸上泛起红潮，抿嘴一笑，就不做声了，只用眼睛瞅着王凌。

“八路军同志！你们回去可得好好教训他们一番。最好是吊在梁上，叫他吃一顿鞭子。告诉他们，根据地的老百姓一根寒毛也动不得，下次再敢这样胡来，咱根据地老百姓，不把他打成酱瓜，送去见阎王才怪呢！好，这次饶了他们。”一个父老捻着胡子说，同时让开路来。

“老伯伯，你的主意真妙！咱八路军几时作兴把人吊在梁上打呢！”王凌觉得群众中愤怒的空气缓和了，他又以他愉快明朗的性格，想使气氛更轻松一些，笑着走过去，拉住老伯伯的手。

“咱八路不作兴打人，是不作兴打好人。这些狗娘养的没人性的东西，还不能动一动他嘛！不能打人，饿死他总行吧！”老伯伯也笑着开玩笑的说。

这样，说得大家脸上都带了点笑意，心气平静下来，王凌和战士才把三个俘虏带进屋子里去了。

“这三个俘虏什么事惹着老乡了呢？”王凌拍着战士的肩头问。

“这三个俘虏从捉来一天起，到处给我们闯乱子。刚才一不见，他们就溜出来，跑到老百姓家去调戏一个年轻妇

女。也许他们故意跟我们捣乱呢！他们武士道劲头很足，目的是想叫我们给他们几枪，免得剖腹自杀，弄得血淋淋的。我要不听见一片喊揍的声音，出来劝住乡亲们，说不定这时候早已打得见阎王爷了呢！要不民兵早给他们几枪，‘算伙食帐’了。”战士笑着说。

“王科长！俘虏交给你。送他们走的时候，你到庄西头来找我，我派人好了。我有事先走了。”刘指导员说。

“好，你去吧！”

王凌叫战士把他们看管起来，不要让他们乱走一步。战士给王凌敬了一个礼，然后把俘虏带到一个屋里看守住，不让他们乱走。

王凌和团作战参谋交换了一些关于处理俘虏的意见，不久，敌工部朝鲜同志李正炎也赶到了。他们都没有吃早饭，团部的小鬼就打饭来给他们吃。

他们正在吃饭，三个俘虏闯了进来。后面战士持枪跟住他们，气得瞪大眼睛乱喊：

“不许乱走！回去，回去！”

显然，他们是不管战士放不放他们出来，定要跑出来见王凌。因此后面跟着的战士非常恼怒的样子，同时把刺刀也上起来了。

“好，就让他们这里坐坐！吃了饭，我们就和他们谈话。”王凌说。

王凌是个中等身材，一副周正的面孔，流露出他愉快明朗的性格，有时他诚实的眼睛流露出笑意，或开朗的愉快的